

新詩獎

初審會議側記

記錄◎謝麗笙

孫梓評表示，「現今的文學環境，『詩歌教養』似乎是有點崩壞的，常看到很多被標舉為『詩』、得到廣泛傳播的『文字』，但其實不是詩。對非純文學讀者來說，在這樣的氛圍下，也許對『什麼是詩』有所誤會。是不是因為這樣，許多參賽作品寫得很隨興，散漫，虎頭蛇尾？我抱著惶惑的心情，只選了八首；隱匿很慈愛，選了十六首。似乎常是這樣，用嚴格標準去看，會放大詩作中部分缺點；用慈愛之心面對，就像看到襁褓中的孩子，不忍責怪。評審的心情在嚴厲和慈愛中不斷搖擺，以至於最後我們基於『生物多樣性』選出十八首，各有可看與遺憾之處，應該能讓複審多一點選擇。」閱讀同組作品的隱匿認同初讀稿件確實抱著慈愛的心情，「我現在處於半退休狀態，時間很多，因此我會把每一篇每一個字都看過。即使讀第一行我就知道不會選，我還是很好奇它最後會不會有亮點。好像一個帶著翻譯機的文字手藝人，即使是『啊我無法忘懷你那一天的倩影』這樣的句子，我都會即席翻譯，閱讀等再創造，變成另一種甚至不是語言文字的東西，而樂在其中。其實第一次我抱著絕對不可以漏失任何還不錯的作品的心情，挑出三十首。第二次閱讀時，我知道要『負起責任』，用另一套標準，才選了十六首。我想，評審不管當幾次，都很難。因為文學本來就無固定標準。作品寫得好，應該要選；寫得不够好、可是我很喜歡，也想要選，就這樣在其間斟酌。」

曾琮琇說，「我們大概是被神關愛的一組吧，我讀得好開心喔！從前讀到很多言不及義的稿件，可是這次好作品的密度非常高。確實有些作者不太知道何謂正典，天馬行空創造出自己以為是詩的東西——但，那不是詩，是非常淺層的碎片，大量出現在沒有被挑選出來的作品中。我對於詩或文學的教育真的有點憂心，似乎詩或文學已經成爲一種沒落的手工藝，沒有很多人認真把它當成志業，僅在一種很漂浮的狀態下書寫。」因此，她選出的是可以耐煩地體現何謂「詩」的作品，「作者很認真對待這個手工藝時，會給我們一種感動。雖然有些作品並非完美，但還是希望它們能被複審看見。」張繼琳認爲，本屆參賽作品是近年讀過品質最好的，「大部分都有備而來，是練家子。如果看作者的學經歷，可能真的是很好的出身。這批稿件平均四十五行，都寫很長，題材也非常豐富，但是有選擇就會有遺憾，讓我陷入取捨煎熬。在看稿過程中，有時看得太累，會停個兩、三天再重複讀。因爲，作者也許花了好幾個月乃至一、兩年寫那首詩，我們在一、兩分鐘內做決定，坦白講也滿掙扎的。這次這組的實力很強，我覺得很振奮，終於遇到非常煎熬的一次評審經驗了。」

王姿雯觀察到，「題材和品質較去年好，但我們這一組是最殘酷的，只選了十四首；只有一首我很篤定挑不出毛病，也是每次評審時希望能尋找的『怦然心動』之作。可以看出不少人有經驗的作者，但有許多過度用力、意象狂塞的詩作，以初審而言，不選它好像說不過去，但其實我對它沒有感情，只因爲技巧過關，才讓它入選。大部分作品都有一些缺點。如果文字技巧有缺陷，但感情很真摯，我仍會選擇它。」羅毓嘉指出，選入的多數作品在題材、意象多元性、架構、結尾等，都各自有

較明顯的缺失。「做為文學獎評審，當你第一眼喜歡一個作品之後，再細看就會看到它的缺點，這是一個很殘酷的偏誤：過了門檻，缺點才會被看見。就像跟一個人談了戀愛，你才會發現他生活中種種缺點。因此，常常在評審會上講作品們的壞話，但還是選擇它，是因為經歷初審、複審到決審，最後得到獎項的那些作品，是讀者眼中的『倖存者偏誤』，它們其實是評審能夠挑出最少缺點的。」他談及，「閱讀時，即使單純做為一個讀者，大家一定都認得所謂『文學獎體』，尤其詩。那樣的作品是經過篩選的倖存者，並不一定在某個環節是最好的。初審的工作之所以輕鬆有趣，就是因為能看到最多的作品，甚至還分了三組，各自面臨不同的抽樣偏誤。我跟姿雯盡量在題材、結構、路數同類的作品中，選出最好的一篇，維持這十四篇的生物多樣性，讓複審委員考量。」

新詩獎

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孫梓評

凌性傑觀察：「本屆參賽作品題材很多元，相當多篇章書寫女性主體意識、同志經驗、性別平權，但在處理這些比較重大的議題時，往往有一種政治正確的詮釋方式，讓那首詩變得扁平、單調，這是比較遺憾的部分。」他發現也有不少與身心症（如憂鬱症）相關的作品，帶有憂傷沉重的厭世感，「似乎很難在這樣的比賽中，讀到爽朗，幽默，溫柔的作品，尤其是溫柔的缺席，讓我有點憂心。」此外，「參賽者爲了追求意象華麗，句子寫得很驚人，往往有一種過度臃腫或過度飽滿的狀態，訊息量非常龐大，也因此，會顯得故作姿態或虛張聲勢，缺少留白，是比較可惜的。因此我挑選時，傾向於讀起來音樂感很好，讀完心情會感到愉悅的作品。」

顏艾琳附議：「確實書寫身心症的作品這幾年特別多，那是文明社會提煉出來的文學結晶，倒不是我討厭悲傷，而是不希望每一首詩都把你拉向更黑暗；我希望我自己的作品，除了共振，還能有種一起向上的力量。現在很多人寫詩，把詩當成技藝的擂台，不斷堆砌，缺乏情感餘韻，不給予讀者想像的彈性空間。被淘汰的作品中，有的是雕琢過於清楚。原本有很好的題目，但設了局又怕人看不懂，寫得太明白，那辯證一下子就破梗，讀者解謎的趣味也失去了。」另一種則是：「意象過於破碎，愈讀愈迷離，進入迷宮走不出來。」而除了自我存在感的辯證，或性別議題的探討，她也留意

到，好幾篇入選之作都提及男女性別的槓桿仍舊是不平衡的。她說，「當時間來到二〇二二年，身為一個女性詩人讀到這樣的詩，會微微感到有點憤怒，因為整體大環境使這些詩仍舊被生產出來，這也讓我們去思考：現在的台灣，無論政治詩，性別意識詩，應該還有些什麼可以藉由書寫帶給讀者省思，並且能帶來美好而非僅是黑暗的感受。」

鯨向海認為，文學獎隱隱約約有種「共識」：得獎作品應該有某種「樣子」。彷彿柏拉圖洞穴言的理型論一般。「所以我們就憑著這種不可捉摸的『共識』，去尋找印象中具備得獎作品『樣子』的詩。只是有時候所謂『共識』，可能反而會局限感受力，使讀詩的直觀變得很猶豫。不免遇到『雖然喜歡這首詩但它應該不會得獎吧』之類的矛盾。或者相反過來，面臨『太有得獎詩作的樣子了吧讀起來好刻意啊』的尷尬處境。」他總是在這種拉扯之中，找到了自以為是的平衡點，選出了此回的作品。「綜觀這次複審，感覺疫情的詩幾乎消失了，音樂性強烈的詩也偏少，愛情、親情與病情相關的詩總是歷久不衰，戰爭的詩有一首，性別議題相關的詩約有五首，以動物或植物當主題的詩三首，特殊職業的詩三首……其他大多數是一些生活日常與哲思辯證的詩，獻給某某（或神祕暱稱）的詩則變多了……意外地，引經據典的詩愈來愈少了（或許不是壞事）；令人感覺幽默風趣的詩，在文學獎場域，果然依舊很罕見。又一向偏愛獨獨屬於這個斷代的語氣意象氛圍，貼近新時代的詩。」

抒情詩是一人藝術

時間：二〇一二年十月四日下午二時半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李癸雲、李進文、陳育虹、楊澤、鴻鴻（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基金會報告：本屆共收五百三十八件來稿。由隱匿、孫梓評；王姿雯、羅毓嘉；張繼琳、曾琮琤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選出五十八篇進入複審。初審委員得以每人一篇，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在複審時參與計票。再由複審委員顏艾琳、凌性傑、鯨向海選出十五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公推李進文當主席，五位評審針對作品發表總體意見與評審標準。

鴻鴻：這一批進入決審的稿子，素質平均，大家都努力寫到五十行，所以每一首的結構都很類似：一詠三歎。可以讀到這一代寫作者某種側面切入角度與迂迴方式，但整體來說，風格太一致而沒

有強烈辨識度，若要選出特別優異者，會有點為難。

李癸雲：在慣見的新詩母題以外，本次參賽作品還能推陳出新，讀到一些職人書寫：燈光師或會計師，專業知識含金量很高，因此評審過程我一直在 Google。我滿認同這次有種風格的一致，辨識度不高，表達偏向含蓄與暗示，但某幾首仍可察覺，作者試圖用不同方式切入主題，技藝不凡。在水準較一致的狀況下，就要比較完成度或突破性，我會挑選那些更為創新，或是更生動表達的作品。

楊澤：評審之前，隱隱約約，有些提醒自己的大原則：一，依過去經驗，決審最怕選出平均值高、四平八穩的作品。二，獨特性不見得來自字句，或未經消化、轉化的形式技巧與表現風格。三，寫一首好詩，就像燉一鍋好湯，湯頭要好，需要詩人能夠鎔鑄真與幻，事實與虛構，對社會人生有一定的見解領悟。這份見解領悟其實才是激發讀者共鳴的決定性因素。四，抒情詩是種一人（solo）藝術，一情一景一心一境，不自覺流露展現在字裡行間的詩人個性、氣質、生命態度，比其他東西重要。五，詩貴創新，新題材的開發，新的切入詮釋角度，因而產生的大小創新，能到前人所未到或不能到者，都是大大加分。評審後，果然發現有不少追求炫酷的技巧性、知識性（其實是資訊性）作品，但我很高興讀到至少兩首很獨特新穎的新詩，其中一首，繁複到接近華麗的詩性的思考，尤其把常識知識帶到了近乎「自悟」的層次，令人激賞。

陳育虹：「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如何用妙手寫出一篇得獎作？大概也是得倚賴靈感或技巧。但，怎樣才會成就最自然的作品？一首詩是情感找到想法，想法找到說法。詩的想像、技巧、思

路與表達能力都很重要。我希望選出想像力豐富，文字掌握自然，讀起來情感真摯之作。另外就是作者能想到我沒能想到的東西。

李進文：本屆參賽作品題材多樣，但較無驚豔之作，必須經過反覆比較，從中選出較理想者。我認為技巧不能影響情感的傳遞，在乎作品是否有共振共鳴共感。如果參賽作品具實驗性，我會先加分，再看它的完成度如何。語言是詩的核心，語言需要詩的質地，希望文字能乾淨，但乾淨的文字如何兼顧布局與層次？詩應該留有空隙，亦即保有抽象部分，邀請讀者參與完成一首詩。寫滿了，讀者就沒有想像空間了。詩也要有自己獨特腔調，讀得到情緒，才會有感染性。這次的作品，很多首文字處理都滿好的，卻沒有任何提問，好像只是用很優美的文字把詩寫完，含金量不夠高，也欠缺與讀者之間的火花。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圈選三篇，結果為：

三票作品

〈技術與美德〉（李進文、楊澤、鴻鴻）

二票作品

〈七十年前你喝的有時候是虱目魚湯〉（李進文、楊澤）

〈普快狀態〉（陳育虹、鴻鴻）

〈幸運的是黃昏〉（李癸雲、陳育虹）

一票作品

〈逸事〉（李癸雲）

〈挖肩〉（楊澤）

〈斑斕〉（李進文）

〈手機記得〉（陳育虹）

〈環島〉（鴻鴻）

〈詩給我〉（李癸雲）

○票作品

〈燈光師工作日誌〉、〈我又一次夢到生態學被當掉〉、〈聖嚴法師與達賴喇嘛相約在五台山宣說空性〉、〈星星不會在天空佈雷〉、〈失敗的個人史〉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

〈逸事〉

李癸雲：日常書寫並非首見，但作者拉扯出現實情況與聯想空間，耐人尋味，處理得簡要乾淨，

試圖辯證大歷史與個人史，從小談大，有其褒貶，我欣賞她有某種哲學觀在表達：「日用而不知」，我們天天都在生活裡實踐這個《易經》裡的典故。整首詩也是想要實踐生活本身自有一個道理，不用追索活著意義是什麼，本源從哪裡來，就是繼續過日子。

楊澤：前面四節滿新奇的，原以為作者跟陶淵明一樣，想回歸自然，那些字句都口語、不雕琢，但意象連接很漂亮，大概是現代派的遺產，運用得相當純熟，令人驚喜；但後面解釋性變多，反而抓不到想要表達的。

陳育虹：詩應該要發現新的語言，這一首成語似乎用得太多了。

李進文：這一首的成語也算是活用，但我不特別鼓勵。參加這樣的大型比賽，這首詩有點單薄，讀到後面味道不見了。思考性有一點，但不是太多。

〈挖肩〉

楊澤：這是一個好新穎的題材與女性角度，整首詩是一個女人在燙她老公的名牌襯衫時，腦中囁哩叭啦冒出的東西，不見於女性教科書，不見於任何經傳，但是非常性感。詩中設定是她老公人模人樣去上班賺錢，她待在家裡，性別的相對位置非常有趣，卻不卑不亢，並不是說我老公養我，而是在性／性別這件事情上，產生的奇妙想像與邏輯。現在有太多 political correctness，彷彿只要男人在偷窺，就是物化女性；但這裡是她在凝視自己那穿著挖肩洋裝的身體，她非常清楚資本主義要消費的是女性身體，她順此邏輯，告訴我們：男人如何是視覺的動物，以及當「她不斷被挖開」，她把「吹皺

一池春水」的細節寫得非常有說服力。整首詩像是生活劇場，並溯源到伊甸園。最後一節是比較強烈的意見，但由她講出來，不會覺得political correctness，而會覺得那是從她的性／性別經驗延伸出來的，一種細膩的思考。

李癸雲：這首詩的整體用語對我而言是比較尖銳直白的，雖然很有力地表現女性課題或婚姻中權力的不平等，但其陳述課題是較陳舊的：女性如何被男性觀看，女性是被動的，女性可以用她的性魅力來達成男女關係中奇特弔詭的權力關係。最後結尾處，女人還是只能置身困境中。這是過去女性主義書寫已經寫過很多的，當然我們肯定這個問題還需要被寫，但這首詩帶來的啟發並不多。

鴻鴻：這首有點像張愛玲小說的片段。那種注視的眼神，如果寫的是「情夫」可能會有意思得多。用情欲寫夫妻關係，有點失準。整首詩的封閉性，的確有點像一百年前的夫妻關係，詩中的女性視角，比較像是一個男性眼中假想的女性視角。

李進文：我不覺得她不卑不亢，好像太宿命了，課題有一點陳舊，文字真的很好，很有渲染力。讀的時候一直期待結尾有一些反思，但卻沒有。

陳育虹：文字真的滿好的。但詩不只是文字，還包括思考，情感。整首詩讀起來怨氣很重。它有一種固定的看法：女人和男人之間的關係。她感覺自己是被欺負的那一方，因為身體不屬於自己，她已經投降。這樣的題材在李昂〈殺夫〉都讀過，可能不是很新鮮。

〈斑斕〉

李進文：整首詩讀起來介於可解和不可解之間，部分用語我也無法解釋，但覺得作者寫出一段自我探索的過程，帶有宗教神祕感，無論是疑神，或帶點哲學式對內心的提問，或追索一段也許跟《聖經》故事有關的古文明。「斑斕」可能意指「時間與空間的交融」，也可能是「創世紀」。全詩從「疑神」到「接受」，文字收斂耐讀，那種抒情調子跟節奏，帶有一種隱晦，這樣的閱讀經驗，我個人滿喜歡的。

陳育虹：看過一個說法，寫詩的時候，尤其投稿參賽，要像打撲克牌，有些掀開，有些蓋起來，否則會摸不著頭腦。這首詩充滿很多自白，如果這是一本書的其中一篇，還比較容易得到線索，單篇來讀，也許太困難了。

楊澤：假如一首密度很高的作品，傾向於晦澀，以意象思考，這可能是整個現代詩最本質性的問題。因為英美的現代派跟意象主義的源頭，有一定的關係。但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了，大家還那麼重視意象，可能是不健康的。假設這是少年詩人必經的一段路，不管是個體還是集體，這段路都走得太久了。這首詩的作者對詩有感應能力，但其對應能力不見了，詩中某種宗教性有一點迷人，但整首詩比較像是充滿符碼的內心獨白。

李癸雲：作者使用富有技藝、具啓示錄視角的方式，來描述想描述的東西，但用語都太重了，可以感受到語言的炫技，但即使這樣獨特的語言建構，好像也沒有特別打動我的地方。

〈手機記得〉

陳育虹：這首是比較「現實」的詩，表現出現代生活的種種煩亂。石黑一雄說，創作者是一個夢想家，想創造一個能飛行的機器，用他手邊所有的工具來打造。那個飛行器，也許形狀很怪異，至少它可以飛，能得到其他視野。這首詩可能就是那個奇怪的飛行器，讓我讀到年輕人腦子裡想的是什麼，包括虛幻的愛情。最後面，則試圖回到人跟人之間真實的關係，從紊亂的現實回到心靈世界。

楊澤：這首詩看似炫酷的技巧，其實就是超乎詩原本傳統設定的，散文化的長句子。讓人一讀就訝異：這是詩嗎？這種炫酷其實很「土台客」，假如他真的想到父親忌日對他的意義的話，整首詩的寫法，不會是這個樣子，彷彿「旁人」般告訴我們，手機在當代如何是一個操控一切的角色——這樣的作品很青少年。

李癸雲：這是一首當代詠物詩，手機不僅是個人祕書，也是我們最私密的伙伴。過去詠物，是人詠物，或人物互喻，這首則是物來管理／規訓／記憶人，視角有其創新。整首詩稍嫌雜亂，但傳達出一種生命情境，我設想作者可能是宅男，或選擇不婚，這種生命情境底下，他沒有想要過那種傳統位置上的生命，寧願選擇3C人生。或許他心事最深層之處，只有手機了解。也因此，詩的最後，只有在手機時代，才可能這樣保留對父親的思念，而這樣的悲傷也能被手機接住。當然它的語言不是詩化的語言，只是口語陳述，但有考慮到轉折。

鴻鴻：用現代科技去總結現代生活的細節，很多人在寫，蔡仁偉，阿芒，或廖人《13》，都處理得很好。我沒有覺得這不是詩，或不是詩的語言，因為現代人就是這種語言。我只覺得寫得太淡。結

尾也有點技窮。想要一秒打動讀者。畢竟，手機怎麼可能記得眼淚呢。

李進文：前面用平鋪直敘的方式形容手機的無所不能，把手機說得很戲劇性，但我不覺得手機有這麼偉大。另外，傾訴對象從前面的女性，忽然轉到後面的父親，有一點不夠自然。

〈環島〉

鴻鴻：這首詩非常真實，在台灣，流浪教師是很多年輕人共同的命運，詩中有各種省思：關於教育，成長，有些地方寫得太白，使用的意象看來平淡，但很精準，比方「粉筆在她手中磨去了稜角」，粉筆的質感就像她自己。或是「她聽過最理想的答案是／一把晴朗的美工刀划過木質的桌面」，這個細節也很打動我。後頭寫「送一隻小蒼蠅趕往天空」的溫馨，是她置身困頓中，卻仍然要放生一些可能性。最後一節的畫面也很棒，她夢見自己回到青春期教室，台前那人始終沒有轉身，彷彿教室的記憶就是老師永遠背對著，沒有告訴她答案是什麼，如今她自己知道了。是一首很美的詩。

李進文：這首詩的優點是很完整談論一個議題，可以觸動人心，清清淡淡反而深刻，結尾雖有點甘於宿命，但可以理解是她也很難擺脫那命運。

陳育虹：如果選五篇，這一篇我會考慮，作者有寫出那種痛感，細節寫得非常好。

楊澤：這篇有一點單薄，文字清順但太像散文，很多細節是隨機偶然的，第四節比較好，「明天是一條河失去兩岸」也很好，但後面愈來愈凌亂，比如突然提出范進，比如「雄辯是滿屋子發燙的沉默」，稍嫌缺乏說服。

李癸雲：這種「苦情環島」，反應現實議題，對於困境的呈現，熱情的消逝，或教育的僵化，寫來很平穩，表現不錯，但似乎沒有特殊感，因此我沒有選。

〈詩給我〉

李癸雲：作者找到一個有趣視角，看似直白，但透過錯落的層次感，談詩如何洞見生命本質，有一種犀利見血；然而詩也可以是療癒，並重組秩序。生活經歷不同階段，詩的意義不同，具有一種開放性。整首詩結構暗合變化，以「詩給我」為韻腳，串連敘述跟情境，表現詩觀。儘管有點刻意或囉唆，卻是以一種質樸笨拙的方式去探問詩。如果把整首詩念出來，會被它感動。

鴻鴻：很多詩人都會寫這種「論詩詩」，因為大家都會思索「我為何要寫作」。這首詩節奏很好，非常適合拿來念，念起來會比看起來更好。單就內容來說，有一點單薄，寫得不錯，但沒有讓我意外之處。

李進文：每個詩人對詩都有自己一套想法，若要論詩，最好考慮到提出來的意見有其普遍性，才容易讓讀者動容。整首詩很流暢，但應該避免一些陳腔寫法。此外，對我來說比較衝擊的反而是，前面他講，別人給不了我的東西，詩給我。好像詩對他來說很重要。但到了第四節，他突然說，「在愛人的撫摸裡，那是我最不需要詩的時候」——好像，詩只是愛情的替代品？

陳育虹：這讓我想起，有個伊拉克女詩人被訪問，記者問她：你除了寫詩還有其他嗜好嗎？她說，我除了寫詩，其他嗜好都很好！我們寫詩，應該要避開詩論，因為，可能會有一點白費工夫。也

許，詩論應該等到七十歲之後才寫？

楊澤：作者有一種真切感，會打動人，他信誓旦旦，熱情的口吻，像是對愛人傾訴，對我而言是有感染力的。當然年輕詩人寫這種「詩論詩」有一點過早，但我也相信，在現代詩的討論中，我們長期忽視「思力」，而比較容易被「風力」感染，比如，一讀到痙弦就讀到他迷人的聲音，但那「聲音」，其實是透過他的知識思想，智慧的追尋而得到。修辭的詮釋的雄辯的「思力」是很重要的。回到這首詩來看，詩題「詩給我」就很可愛，拙趣與童心是很可取的，但還是寫太長了，後面有些內容就會是不得不填充之物。如果作者能一直依照童心的邏輯發展，會更有趣。其他則太多是一般性關於詩的議論。

二票作品

〈七十年前你喝的有時候是虱目魚湯〉

李進文：通篇寫失智者與照顧者的互動，通常這種詩很容易陷入自以為是，但作者沒有特別解釋什麼，或製造悲情，只是透過細節，就達成了情感的傳遞。敘述時雖然有「你」有「我」，但沒有亂掉，讀起來有意識流動的節奏，整首詩中，照顧者內在有張力和壓抑，卻能用輕快表現無奈，很吸引人，不著斧痕，但並非隨意填充。細節的部分，比如講到日本時代，就改用「奉事」與「食事處」，有經營布局的細膩。到最後「你將船索牢牢地纏在我的手上」，看似是「我」沒辦法掙脫開，但其實

他也沒有想要掙脫。（也許是的）親情，便流動其中。

楊澤：這最可能是寫一個親人，一個爺爺輩的人。作者從孫子的角度去照顧一個八、九十歲的老爺爺，但對日本時代，對某些關鍵詞，他做過調查，他熟悉爺爺經歷過的時代，這是他的親情書寫動人的地方：照顧者跟被照顧者之間有很密切的關係。「海已打進半夜三點的病房」是超現實的電影手法，滿有力量，但這個詩最奇妙的是，全部使用否定性邏輯。「不要香油不要土味」、「不給你吃食事處的便當」，甚至從詩題開始就有一種不確定。後面也出現一大堆否定，找不到肯定，就像是一個虛脫、瀕死病人的錯亂，所以他才找不到岸，只能海上漂流。只有這個照顧者，可以深入他的夢境。這些否定性累積到最後，就成為攻擊。詩中，「床」跟「船」成了同一件東西。有一點小說鋪陳，情節滿精采的，結尾很棒。

李癸雲：我沒有投這首，因為詩中要表現的歷史創傷，世代的錯置，比較沒辦法給我真切感或共鳴感。同時，全詩最末，要表現的東西還是太淺了點，也曾經看過類似寫法。最後，敘述中的主詞，有一點雜亂，或許是要表現失智者的狀態？但沒有說服我。

鴻鴻：我會猶豫，這首詩的「情境」的必要性是什麼？應該不只是想談失智。「日本時代」在這首詩中代表的意思是什麼？此外，全詩是有情節的，但「就是那碗湯叫他們返航」所代表的意義有點費解。失智者之所以糾結在要喝那碗魚湯的意義是什麼？部分意象纏繞，比如從頭到尾出現多次的「船索」，稍嫌刻意。

陳育虹：文字滿順暢的，用意識流寫法，出入於現實和老先生的記憶之間。那碗湯應該是一種思鄉吧？故鄉的味道令他們決定返航。這是一首照顧失智家人的詩，老人的自卑與不知所措，打翻了湯、換尿布等，大概我們都經驗過。

楊澤：應該是暗示戰爭的創傷？遠洋漁船那邊應該是一個比喻：不要死在海外，所以他把照顧者當成死在外海的戰友。

鴻鴻：但裡頭寫到的都是「遠洋漁船」？

李癸雲：感覺好像不是爲了戰爭，是爲了職業，養活自己，去打魚。

〈普快狀態〉

鴻鴻：這首詩滿簡單的，用火車比喻人生，我喜歡最後兩節，有打動我。讀了覺得好有詩意喔。前面寫得還不錯。上車下車，人生狀態。

陳育虹：有時候，詩像結繩記事，等它結成一串，要寫的東西也成形了。這首詩就是這樣一點一點記錄下來，對人生的領悟，簡單的道理，文字很乾淨，爲情感找到說法，思路也很清楚。在這批稿子裡，這首的寫法非常自然，沒有太牽強的東西。

楊澤：這首在我的前五名。他寫得情真意摯，清新可喜。他找到一個切入點：「未曾移動卻充滿了/不願移動的感受」，藉此觀看天空，海風，周遭的人。唯一的缺點大概是「在對號與自由之間」和「在平等與普通之間」那幾句的「胸無大志」，本來可以是更平凡實在的感受，但下一句接到「快

車與快樂的當下」，讓我覺得稍微有點跑掉了。不過整首詩從頭到尾是言之成理的。

李癸雲：讀起來很自然，時有共鳴，後面有一點痠弦（如歌的行板）的既視感——這樣的人生觀，好像已經有些前行者做過典範？因此他的獨特視野，應該就是「普快」這個切入點，前面都有對應到，但後面鬆掉了，沒有扣回原本以「普快」切入的特殊性。

李進文：一首詩要寫得很自然也是不容易，這首讀起來就有「人車一體」感。但似乎不必勉強寫到四十六行，再濃縮一下，就會是一首很棒的小詩。最精采的是最後兩節，用語很自然又不落俗套。

〈幸運的是黃昏〉

李癸雲：作者的暗示語彙有種懸疑跟飽滿，節奏也布置得很好，雖然都寫黃昏，但透過「落地窗」的前後差異，產生對比，有很大聯想空間。我很難明確說「幸運的是黃昏」代表什麼，但從敘述中又彷彿能體會。作者巧妙使用換行，轉折，拉出空間，是簡單又不簡單的文字技藝。總體來說，它要寫的是生命的消逝，情感的連結跟斷裂。黃昏做為關鍵詞，是生命狀態或情感色調：黃昏是慢慢天黑趨向死亡，但黃昏同時也是日日重複的時辰，所以黃昏在此又有一種尋常日子的涵義。做為提示詞的「幸運的」，多有重複，但詩的內容其實滿黯淡的，形成反差，很多東西不斷拉開，讓我很希望在這首詩裡面再繞一下，看看它要帶給我什麼，有一種奇特情境跟突兀語調很打動我。

陳育虹：題目的解答在最後一節：黃昏可以陪你，比我還幸運，因為我在辦公室，沒辦法陪你。寫詩應該介於幽微跟明確之間，有些東西很明確：落地窗沒修好，有東西飛進來；落地窗修好了，黃

昏卻留不住。很明顯這是一首情詩，寫出「我」跟一個病人的親密關係。中間寫到「我」想把「落地窗」搬回家，對方就懂了，傳來「裝潢廣告」，那是對於家的渴望。或是透過牙線和牙垢，兩個人之間的私密語言，一種親密的表達。非常含蓄，但情詩的味道都在。接著出現的「烏鴉」就變成一個惡兆；「壞一半的身體」也許是「你」，也許是「烏鴉」。最終把黃昏可以陪你而我不能的那種遺憾都寫出來了。詩是一種呼吸的節奏，這首詩的呼吸是很暢通的。

楊澤：我也覺得這首詩很迷人，聲音口吻絮絮叨叨，又入情入理，非常女性的一種細膩，那些女性細節，讓他寫了四十九行、讀完卻沒有覺得那麼長，因為很輕快，很多機智機鋒。「黃昏」本身有一點無端，很多細節一開始看不懂，但牙線和牙垢的密語用得很聰明：他們互相調笑。他的情人不是活得不耐煩，是壽命有限。所以後面就出現了烏鴉。當落地窗終於修好，「我」的想像力反而被禁錮了，跟著「霧、雨水、很多很多蚊子」被關在窗內，沒辦法像黃昏一樣陪你生活。

鴻鴻：黃昏的用意：「只是近黃昏」，跟死亡有關。這首比起〈七十年前你喝的有時候是虱目魚湯〉來得清楚準確，甚至有點太清楚了。全詩描述兩個人遙遙相對，沒辦法一起，但心是在一起的。落地窗就是一個很清楚的意象，那種隔離感也是屬於疫情時代的產物：我們都經歷了很多這樣的彼此的隔離。其實寫得滿好的。我很驚訝我為什麼沒有投它。

李進文：相較於〈普快狀態〉，這首多了一些細節跟細膩。有幾個點稍嫌突兀，比如提到牙線牙垢，也許是情人的密語，但對讀者來說較難理解。「鏡頭另一側，你脫光睡衣」那邊我也有點遲疑，

因為「抵達那樣接吻」的寫法有一點奇怪。整首詩讀起來滿淺白的，稍微缺乏餘韻。

三票作品

〈技術與美德〉

李進文：這首詩關於「詩」，也關於「翻譯」，最前面引用楊牧翻譯葉慈〈亞當其懲〉，很多人覺得詩人遊手好閒，葉慈卻覺得詩人的辛苦是不為銀行員等人所理解的；吳潛誠《航向愛爾蘭》也稱譽楊牧對葉慈的「翻譯」是一個里程碑。作者則透過教新同事編製現金流量表，寫出一首「論詩詩」，只要把作品中的「數字」替換成「詩」，就可以理解他如何把會計專業領域和詩結合。比如第二節，提到應收帳款減少，表示有賺錢，拿這來比喻詩：詩的減法就是加法，詩愈乾淨，讀者讀到的就只是真實的表面。這首之所以同時也是「論翻譯詩」，則從倒數第二節和「註」所提示，可以讀見。

楊澤：這是一首很有見解、很有領悟的詩，至少我是寫不出來。「技術」可以是會計，又可以是譯詩、寫詩。整首詩看似有種分析性跟客觀性，但他寫出來的東西，卻是南宋人講的「理高妙」、「意高妙」、「想高妙」，只差「自然高妙」。「理」來自散文化筆法，有鬆有緊，鬆的時候會給我們一點意象，比如第二節，使用從《聖經》以來的「左手跟右手」意象，同時把古典音樂帶進來，這幾樣結合得太巧妙了。同時，括號內的文字變成畫外音。後面提到「巴赫虔敬寫下／而終於失傳的讀

美詩」，就像我們每天在做的 routine（或會計）。第四節把「擴建廠房」跟「阿格麗希登台前，一架安靜的史坦威」連結一起，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怎麼想出來的！這個人對音樂真的很內行。接著「錢變多了，可能全是借來的」跟「史匹曼彈奏著和平。柏林，一九三一」連結，可能晦澀一點，但是有深意，你會被說服。他沒繼續炫學，但他真的有這樣的本事與能力，他的領悟力太高超了。後面就把核心講出來了，直到倒數第二節「橡木桶裡加入水、葡萄與時間、數字」，這太神了。最後一節括號中所寫，稍嫌露骨蕪雜，但他好像需要這樣一段重拍的結尾。後面的註也很可愛，你不會覺得這是無聊的，會當它是詩的一部分，當然是因為他詩寫得太好了。

鴻鴻：我補充一下史匹曼，他就是電影《戰地琴人》那個波蘭籍猶太裔鋼琴家。若有所謂「職人書寫」，這首詩就是橫跨金融、文學跟音樂，都很到位。這非常難，不無炫耀的成分。當然他寫得很從容，把所有東西很有自信地放在一起，就像電影裡有種說法叫做「高概念」（high concept），從頭執行到底，執行得很精采。

李癸雲：我很願意跑票到這一首來。有一種渾然天成的詩，會讓人覺得詩人不努力，但那其實就是詩人最努力的地方。作者把「詩人」當成「職人」，這種看法，竟然可以跟現金流量表對照，裡面有太多會計跟詩的意義可以被提煉出來，光這一點我就很佩服。原本我有點顧慮，文學跨到金融，會計在職人的專業性部分已經表達得很好，還又加上音樂，互涉互喻，編織得更複雜，最後再加上副標題「教新同事編製現金流量表」，好像有一種旁觀者的眼光，我要如何把這些加入一併思考？

鴻鴻：副標題其實是學楊牧戲劇獨白，要有一個動機，讓他講這一番話。

楊澤：剛剛鴻鴻提到的「high concept」，在作者的設定中即「技術與美德」，只不過原本應該定位在「中階」，最後跑到「高階」去了。至於副標題：「我們讀者」就是他的「新同事」啊。

陳育虹：有時我更想選出〈幸運的是黃昏〉這樣的詩，也許作者將來寫的東西會更多。這首絕對是理性高過感性很多，作者理性思路非常強，好處是把音樂放進來，讓他稍微柔軟一點。理性很強，如果感性沒法跟上，有時候會很「硬」。我認為這首詩中，「技術」講的是「翻譯」，「美德」是最後頭提到的「自我否定的美德」。做為一個翻譯者，你不能按你的意思，要跟著原作者所寫，要能肯定自己。所以，翻譯者是一個奴隸，你必須幫原作者工作。後面寫到橡木桶的部分很好，但提到毛衣和毛線的部分可能有點太多了？此外，這篇句子是超長超長的，但我們似乎也只能接受。

楊澤：評審時，我們對獨特性常常是戒慎恐懼的，因為太多獨特性只是搞笑。〈幸運的是黃昏〉我也覺得很精采，但那語調音韻是前人寫過的，那頻率很準確但我們傾聽過。〈技術與美德〉最難得的是理性的幾何精神，全部是長句子，像一個石匠，每一塊都砌得很棒，他是真的很自覺地在告訴你：「美麗不是我的主題」。也因此我才說最後一段稍微岔出去了，有一點貪多了，不需要再去講到翻譯的部分。

陳育虹：但我還是覺得這一首是談翻譯。鋼琴也是一種「翻譯」。翻譯不是創作，但你不能說它沒有創作，那是一種再詮釋。就像做現金流量表，也沒有創意，但需要靈活運用。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進行第二輪投票，評審決議從有獲票的十篇作品中，各自挑選五篇給分，最高5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技術與美德〉 23分

（李癸雲 4分、李進文 5分、陳育虹 4分、楊澤 5分、鴻鴻 5分）

〈幸運的是黃昏〉 18分

（李癸雲 5分、李進文 3分、陳育虹 5分、楊澤 3分、鴻鴻 2分）

〈普快狀態〉 8分

（李進文 1分、陳育虹 3分、楊澤 1分、鴻鴻 3分）

〈環島〉 7分

（李進文 2分、陳育虹 1分、鴻鴻 4分）

〈七十年前你喝的有時候是虱目魚湯〉 6分

（李進文 4分、楊澤 2分）

〈手機記得〉 5分

（李癸雲 3分、陳育虹 2分）

〈挖肩〉 4分

（楊澤 4分）

〈詩給我〉 3分

（李癸雲 2分、鴻鴻 1分）

〈逸事〉 1分

（李癸雲 1分）

〈斑斕〉 未獲分。

評審決議依分數高低，首獎頒給〈技術與美德〉，二獎爲〈幸運的是黃昏〉，三獎爲〈普快狀態〉；〈七十年前你喝的有時候是虱目魚湯〉、〈環島〉並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新詩獎

決審簡介

李癸雲

一九七一年生。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任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曾獲台北文學獎新詩評審獎、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等。著有詩集《女流》，學術論著《詩及其象徵》等多部。

李進文

一九六五年生，逢甲大學統計系畢業，曾任聯合文學、遠足文化總編輯。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著有詩集《野想到》等多部，散文集《微意思》等多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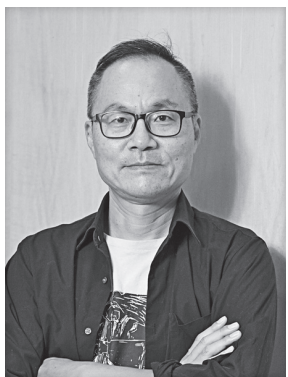
楊澤

一九五四年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博士。曾獲時報文學獎。曾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副刊組主任兼人間副刊主編。著有詩集《新詩十九首：時間筆記本》等多部，編有《魯迅小說集》等多部。



陳育虹

一九五二年生。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系畢。曾獲瑞典蟬獎、《聯合報》文學大獎。著有詩集《霞光及其它》等多部，譯作《淺談》等多部，散文集《2010／陳育虹》。



鴻鴻

一九六四年生。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畢。曾獲吳三連文藝獎等。著有詩集《跳浪》等多部，另有散文、評論、劇本、小說等多種。曾創辦《衛生紙+》詩刊（2008-2016）。現主持「黑眼睛文化」出版社及「黑眼睛跨劇團」。